每次和老公缠绵后，他的养妹都用塔罗牌占卜我的死期。

我咳着血控诉，老公却说我刚流产激素不稳定，小题大做。

许音参加游泳比赛前，突然请求我为她手工制作一套比基尼。

最后，她却借口对比基尼的布料过敏，拒绝参赛，哭了一夜。

为给她出气，老公一怒之下把患有深海恐惧症的我扔到海上漂流:

“既然这么嫉妒阿音，那你就去海里替她游个够！”

当晚，龙卷风突袭海上，我溺水而亡，被冲上荒岛。

直到七天后，不知情的客户将我腐烂的尸身送到身为骨雕师的老公面前，请求他做一副人骨麻将。

1.

裹尸袋打开的那一刻，许靳川下意识捂住许音的眼睛：

“乖，别看。”

我的尸身暴露在工作台上。

苍蝇乱飞，蛆虫在碎肉中翻涌。

饶是是见惯腐尸的许靳川，也皱起了眉。

只可惜，我整张脸被秃鹫啄的面目全非，他并没有认出我。

我的灵魂飘在半空，期盼许靳川能发现我手腕上的珠串。

那是他第一个骨雕作品，也是他送我的定情信物，上面刻了我和他名字的缩写。

仅此一条，我从不离身。

凭借这个，他一定能认出我。

不知是不是我的祈祷起了作用，许靳川眼神缓缓下移，就在要落在我腕骨上。

我重新燃起希望。

李诚却突然开口，局促道：

“这是我花大功夫从境外荒岛运回来的，死的是惨了点儿，我还是先装上吧，怪渗人的。”

说完，他就在我绝望地目光中合上了拉链。

许靳川语气冷淡:

“尸体来路不明，这个单子我不能接，你还是把她带回去吧。”

我的心被揪起来，许靳川这人最讲原则。

他不接的单子，哪怕天塌下来，也不会碰。

两年前，我被走私贩挂在甲板上吊了三天，打聋了一只耳朵，他也没有松口。

如果我的尸体退回，就再没有被许靳川发现的机会！

我焦急不已，李诚也不断解释:

“我找专业人士看过，她最少死一个星期了，这么久也没人来找，估计是被海浪冲上岛的无名野鬼……”

许靳川依旧不为所动。

气氛胶着之时，许音忽然扯着他的袖子撒娇:

“哥哥，你就答应他吧，我也想看看人骨麻将是什么样子。”

许靳川语气转瞬变得温柔:

“好，那就听你的。”

最终他还是接下了这一单。

我庆幸之余，又有些失落。

许音轻飘飘一句话，就让许靳川打破了恪守多年的底线。

客户走后，许音立马红了眼眶:

“哥哥，都这么久了，姐姐也应该知错了，要不要去找找她？”

“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会内疚死的。”

许靳川眼中盛满厌恶:

“管她做什么？虞向晚这种贱命，平日里只配帮你试药。”

许音娇笑:

“用我亲手养的小白鼠试药实在太残忍，药效也不好，还是靳川哥哥心疼我，想出小姐姐饭菜里下药的法子。”

听到这儿，我愣住了。

自从许音回国后，我时常吐血，却查不出病因。

许靳川安慰我，也许是工作太累，积劳成疾。

他费尽心思寻来各种珍贵药物，为我制作药膳。

又日夜守在床前，记录病情。

我的病毫无起色，期间还流产九次。

但许靳川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治疗我的方法。

所以，哪怕他这些年对我再过分，我都顾及着往日情分，默默忍受。

却没想到，他喂我吃下的每一口救命灵药，都是裹着糖霜的催命符。

虽然早已死亡，我的胃却翻江倒海，恶心的想吐。

许音趴在许靳川耳边，红着脸道:

“哥哥，上次过敏还没好，人家那里好难受。”

许靳川抱着她走向露台上的小花园:

“让我给你好好检查检查。”

他们激烈交缠，压坏一大片我呕着血为许靳川种活的兰花。

情正浓时，电话铃声响起，冲散满室春意。

许靳川不耐烦的接通。

一道沉痛的声音从那头传来:

“许先生，七天前海上突发龙卷风，许太太失踪了！”

“我们在荒岛上找到她乘坐的皮艇，但上面的录像设备被海水浸泡，暂时失灵，差不多三天才能修复。”

“海上天气恶劣，许太太凶多吉少，希望您提前做好心理准备……”

2.

对方声音越来越小，许靳川眸色也越发森寒:

“所以虞向晚究竟给了你们多少好处，居然扯这种谎话骗我？”

“告诉她，想死就痛快些，她这种恶毒的女人，就是粉身碎骨，也弥补不了对阿音造成的伤害！”

“既然设备失灵，那就等录像恢复，确认虞向晚死透了再来找我！”

说完，直接挂断电话。

许音睫毛轻颤:

“要不哥哥还是去把晚姐姐找回来吧，毕竟她是你的合法妻子。我知道是我自甘下贱，明知道你已经结婚，还是一刻都不想离开你……”

“但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不管姐姐害我多少次，我都可以忍受。”

她扬着脸，极力扯出一个倔强的微笑:

“我会乖乖听话的，靳川哥哥不用管我。”

许靳川再忍不住，一把将许音揽入怀中:

“阿音不哭，一个诈骗电话而已，别放在心上。我哪儿也不去，只留下来陪你。”

我鼻腔酸涩。

我与许靳川走到这一步并不意外。

许音回国后，我怕她在外独居不安全，主动邀她与我们同住。

这却成了我噩梦的开始。

每次我和许靳川亲热时，她都会突发“恶疾”，以各种由头将许靳川喊走。

甚至夜半突袭，睡在我们中间。

在我发病吐血后，许音又买来骨灰盒和寿衣，在我病床前用塔罗牌占卜我的死期。

我无数次歇斯底里，换来的却是许靳川不耐烦的指责:

“阿音只是我的妹妹，你能不能不要把所有人都想的和你一样龌龊！”

我步步退让，却让他背叛成瘾。

第二天，许靳川开始处理我的尸体。

许音抱着他的胳膊撒娇:

“以前都是姐姐当你的助手， 以后就让我来吧，我才不怕臭呢！”

一提到我，许靳川又锁起眉头:

“虞向晚那种蠢笨的女人，只配做这些低贱的活，怎么能和你比？”

我心头一阵苦涩，我与许靳川师出同门，甚至技艺更胜他一筹。

婚后，为了帮他稳固事业，我主动让出关门弟子的位置，成为他的助手。

就连那几件让他蚩声国际的成名作，也都是出自我手。

现在想想，我真是傻的彻底。

许靳川细细剔除我身上残余的肌肉，脂肪。

而此时，他终于发现了我腕骨上的手串。

可我已经不在乎了。

经过四年的药物折磨，死亡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解脱。

许靳川抓起手串，在看到上面那熟悉的英文字母后，眸中划过一丝慌乱。

许音见状，也愣住了。

只片刻，她就扯扯许靳川的衣袖，为难道：

“靳川哥哥，我之前看到晚姐姐为了抢最新款包包，把这条项链挂到二手平台卖掉了。”

“我怕你怪姐姐，就没告诉你……”

听完这番话，许靳川脸上的焦灼瞬间化为讥讽：

“我就知道，虞向晚这么歹毒的女人，怎么会懂得珍惜？”

我几乎气笑了。

我的电脑就在办公桌上，登录后一看便知。

可他却每次都会相信许音那漏洞百出的谎言。

一周前，许音污蔑我故意用不合格的布料制作比基尼，害她过敏。

我将许音把桃毛涂在比基尼上的监控，怼到许靳川眼前，

他也懒得多看一眼，直接把手机丢进水池。

小插曲过后，许靳川将我的尸骨一根一根丢进双氧水，进行脱脂漂白。

而许音早已趴在办公桌上睡着。

许靳川为她盖上毛毯，眼底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。

处理完这些后，许靳川又接到漂流公司的电话：

“许先生，我们已经修复了上面的录像设备。很不幸的告诉您，许太太确实已经遇难。”

“但她的遗体五天前在荒岛上被一个男人带走了，您来看看是否能提供一些线索。”

3.

许靳川脊背僵直，死死盯着屏幕。

视频里，我躺在橡皮艇，被秃鹫啄了个稀巴烂。

但李诚拖走我尸体时，带了帽子和口罩，许靳川并没有认出他。

负责人面容沉痛：

“我们已经将录像提交给警方，一定会尽快找到许太太的遗体。”

空气陷入死寂。

许靳川指节泛白，久久无言。

手机特别提示音响起。

我凑过去，是许音:

【靳川哥哥，我刚刚定位到了姐姐的手机，她就在云城！】

随后发来一张定位截图。

我才想起来，当初李诚顺手将我的手机扔进了货舱。

看完消息后，许靳川眼底立刻染上一层薄怒:

“为了演这场戏，虞向晚倒是费了不少心思，还特意P了假视频，险些把我也骗了过去。”

负责人只以为他一时无法接受，劝慰道:

“许先生，我们知道您无法相信这个结果，但逝者已逝，生者保重，还请您节哀顺变……”

可许靳川耐心已然达到极限，摔门而去。

回家后，许音小心翼翼道:

“靳川哥哥，要不你还是劝姐姐早点回来吧。为了你，哪怕受再多委屈，我也愿意。”

许靳川把许音按进怀里:

“虞向晚整出这些事，不就是想故意让我担心？等闹够了，她一定又会像狗一样求我原谅。”

“阿音，你就是太善良太心软，才总被虞向晚这种妒妇欺凌。”

许音有些为难的开口：

“只是姐姐帮我试了那么多年的药，如果现在换成小白鼠的话，我怕影响最终的实验数据……”

许靳川轻柔她的发顶：

“阿音别担心，等那泼妇回来，我就继续让她给你试药。”

我气的发抖。

事到如今，他们居然还想着榨干我最后一丝价值。

接下来的时间，许靳川把自己泡在工作室，打算开始打磨我的骨骼。

可很快他就发现问题。

部分骨骼呈现大片黑色，根本无法漂白。

许靳川面色凝重，拍了张照片发给懂行的好友。

那人很快打来电话。

一接通，对方滔滔不绝:

“这骨头你从哪儿弄的？都病变成这样了，五脏六腑估计都快废了。”

“看着像中毒，而且是经年累月被硬生生拖成这样的，这人生前估计吃了不少苦头。”

“之前不是听说你拿嫂子给你妹试药？劝你小子趁早停手，说难听点，搞不好嫂子也是这个下场。”

“……”

挂掉电话后，许靳川定定望着那堆病变的骨骼，呆愣许久。

许音端来咖啡。

许靳川突然攥住她的手，目光如炬:

“你给虞向晚试的那些药，除了吐血，还有没有其他严重的副作用？”

4.

许音吓了一跳，但还是强装镇定:

“我给姐姐试的都是益气活血的补药，她底子差，虚不受补，所以才会吐血，都是正常的。”

许音眼圈一红，泪光盈盈:

“靳川哥哥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？难道你是觉得我会故意害姐姐吗？”

许靳川最吃这一套，手忙脚乱为她擦泪:

“阿音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看着二人你侬我侬，

我突然很好奇，

如果许靳川知道眼前这堆病变发黑的骨头就是我，

他会作何感想？

病变的骨骼会影响骨雕的最终效果。

许靳川一直联系李诚，但始终联系不上。

他以为对方在又海上，没有信号。

我却知道，李诚是在四处躲避警察的通缉令。

雕刻的事暂时被搁浅下来。

夜里，许音穿着轻薄睡衣准时出现在卧室门前:

“靳川哥哥，我晚上很害怕，你可不可以抱着我睡……”

不知为何，许靳川却难得拒绝她:

“虞向晚有鼻炎，等她回来闻到床上有你的香水味，又要和我闹脾气。你实在害怕，就开着灯睡。”

我有些意外，又觉得可笑。

去年许音生日时，非要我陪她去猫咖。

我呼吸道感染，险些窒息。

从医院苏醒后，许靳川却第一时间怪我矫情，坏了许音的好兴致。

如今他越轨数次，却又开始关心这些小事。

许靳川辗转反侧，再三犹豫后拨通了我的电话。

空气中回荡着嘟嘟嘟的忙音。

他再次拨打。

仍是无人接听。

数次尝试后，许靳川明显焦躁起来。

他点开我的微信。

我们上一次联系，还是在半年前。

那次，我又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吐血，五脏六腑痛如刀绞。

我不停给许靳川发消息求救。

而他却忙着陪许音一起给她养的小白鼠接生，让我再忍忍。

许靳川看着满屏密密麻的“疼”字，手上的动作停顿片刻。

而后给我发去一串轰炸短信:

“虞向晚，我警告你，这场恶作剧到此为止。既然闹够了，就赶紧滚回来给阿音下跪认错！我可以既往不咎。”

“我限你明天立刻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就永远都别回来了！”

“……”

最后，他直接将我拉黑。

我站在他面前，心中忽然涌起些许快意。

许靳川，如你所愿。

这一次，我真的不会再回来了。

许靳川一直折腾到凌晨才睡下。

没过多久，他就被电话铃声吵醒:

“许先生，麻烦您迅速来警局一趟，警方已经找到带走许太太尸体的人了！”

许靳川原本不想再理会这个难剧。

可现在，他却鬼使神差的应了下来。

他一路疾驰，驱车奔向警局。

说明来意后，警察带他走进审讯室。

看到那个熟悉的男人，许靳川怔愣在原地。

是李诚。

而李诚在看到许靳川的那一刹，却指着他激动地大叫:

“许大师可以给我做证，我没有盗窃尸体，我早就把他老婆遗体给他送回去了！”

5.

李诚像抓住救命稻草，疯狂向许靳川求助：

“许大师，你快说句话呀！我是不是把你老婆的遗体给你送回去了？现在只有你能证明我的清白！”

许靳川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：

“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”

李诚急的眼珠子打转：

“许大师，你忘了吗？我那次你送过去的，是你老婆虞向晚的遗体啊！”

许靳川脑中仿佛有烟花炸开，他听到自己胸膛传来急促的心跳。

好像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瞬间变得清晰明了，那一根断掉的线也连在了一起。

可他不敢再去想，也不敢去信。

所以他坚定的摇了摇头：

“不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，我老婆没有死，她只是这几天在和我闹脾气，不肯回家。”

李诚简直快疯了：

“许大师，那真的是你老婆的遗体，当时橡皮艇上还有她的号码牌，你老婆叫虞向晚，对不对？”

许靳川藏在袖中的手止不住发抖。

听完这话，他再控制不住，一拳砸在李诚眼眶：

“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？我老婆根本没有死！”

警察赶紧将他拉住：

“许先生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您先别激动……”

许靳川双目猩红：

“滚，都给我滚呐！虞向晚根本没有死，你们都在骗我！”

而后，许靳川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中，踉踉跄离开了警局。

他打开手机，昨晚的消息我依旧没回。

许靳川深吸一口气，给我发去道歉信息：

“阿晚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你早点回家，我很想你。”

我站在他身后冷笑。

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轻贱。

现在才说这些，又有什么用？

路过商场，许靳川走进女鞋店，让店员帮我挑了几双运动鞋。

他特意叮嘱：

“我老婆喜欢爬山徒步，要底子柔软些的，这样不累脚。”

店员一脸羡慕：

“您对太太可真好。”

许靳川抿唇一笑。

他这副样子，任谁都觉得他是个温柔顾家的好男人。

可他忘了，自从他让我给许音试药后，我多走几步路，都会不停喘息，根本无法再进行爬山那样高强度运动。

许靳川准备结账时，店员忽然问：

“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太太的鞋码是多少？”

许靳川脱口报出“36”，又突然愣住。

因为那是许音的鞋码。

他脑子里装的全都是许音的喜好，从来记不得这些关于我小事。

许靳川萎靡地走出店们。

身后传来店员的讥笑：

“还以为是个顾家的，没想到连老婆的鞋码都记不住。”

“估计是在外面做了亏心事，才想起糟糠之妻。”

许靳川没有精力反驳，又转进女装店。

却再次被颜色和款式难住。

许靳川之前送我的礼物，基本都是许音挑剩下以后，随手转赠给我的。

但为了不驳他的面子，我永远都表现的十分欢喜。

相识十年，结婚七年。

他从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

许靳川漫无目的地在街上乱转。

最后低血糖发作，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
再次醒来，是在医院。

许音眼圈泛红：

“靳川哥哥，警方找法医验了DNA，李诚那天送来的，确实是姐姐的尸体。”

6.

许靳川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不吃不喝。

他将我的骨骼重新拼接在一起，每天对着它们发呆。

任凭许音怎么劝慰，他都不肯让我入土为安。

他始终认为我还活着:

“阿晚一定还在生气，所以故意躲起来惩罚我，让我伤心难过。”

数次劝告无果后，许音从身后环住他的腰，低语道:

“靳川哥哥，我怀孕了。”

许靳川有些错愕，嗓音干涩:

“我会对你负责。”

许音露出惊喜的表情：

“靳川哥哥，我终于能光明正大站在你身边了。”

许靳川却话锋一转:

“医生说阿晚的身体亏损的太厉害，这辈子都无法生育。等阿晚回来，我会劝她领养这个孩子。”

“我知道这件事对你名声不利，到时候我会给你一笔钱，送你出国，再托人给你找个靠谱的好人家。”

“以后你再也别回来了，我怕阿晚没有安全感。”

许音不可置信的望着他：

“这是我的孩子，凭什么要送给虞向晚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如果不是虞向晚，我们不可能错过那么多年，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也应该是我才对！”

许靳川疲惫的揉着眉心:

“可当初是你先放弃我的。”

许音顿时哑然。

是了。

七年前，许音追求开放式婚姻，和许靳川大吵一架后，赌气出国，投身科研。

许靳川每天借酒消愁，为了不让自己继续消沉下去，才娶了对他暗恋多年的我。

婚后，我甘愿成为他的助手，为他分担工作，操持三餐。

许靳川对我依旧礼貌疏离，但慢慢的，也开始学会给我回应。

我信水滴石穿，也信日久生情。

就在许靳川开始慢慢接纳我的时候，许音回国了。

看着他得到消息后，失控落泪。

我才知道，许靳川其实从未放下过去。

许音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:

“可是虞向晚她都已经死了！你面前那堆就是她的尸骨，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接受这个事实？”

“我究竟有哪一点比不上虞向晚那个死人？”

许靳川再忍不住，掀翻了办公桌:

“滚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许音走后，许靳川浑身卸了力，瘫在地上。

他将我的骨架死死抱在怀里，肩膀随着抽泣的动作剧烈起伏。

“阿晚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……”

我站在他对面，冷冷看着这一切。

我耗费七载光阴，依旧没捂热他这颗冷硬的心。

现在我死了，也不知道他惺惺作态做给谁看。

也许是多日未合眼，许靳川很快沉沉睡去。

睡梦中还呼唤着我的名字。

可我只觉得恶心，像有只死苍蝇卡在喉咙里。

第二天，他起了个大早，翻箱倒柜，找出一堆小药片。

又将我发黑的尸骸仔细包好，带出了门，一直到深夜才回来。

许音噙着泪守着一桌子冰凉的饭菜，昏暗的灯光打在她身上，说不出的娇弱可怜。

可许靳川没再给她表演的机会。

他只是用一种冷的透骨的眼神盯着许音:

“你不是说，你给阿晚吃的药只是补血益气，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吗？”

7.

许音笑的有些勉强:

“是啊，怎么了靳川哥哥？”

许靳川把一叠厚厚的检测报告扔到她脸上:

“那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，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！”

许靳川双目通红，眸中仿佛有烈火焚烧。

许音扫了一眼散落的报告，脸色一变:

“这……这些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！虽然她平日里总爱针对我，可我也不至于去要她的命！”

“靳川哥哥，难道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”

许靳川一想起好友告诉他徐英这些年给阿晚用的都是慢性毒药时，他的心就阵阵抽痛。

他头一次觉得许音如此可憎:

“你要是觉得冤枉了你，可以立刻报警，证明你的清白。”

许音瘫坐在桌前，喃喃自语:

“可是你说过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会包容我的，难道这些都不算数了吗？”

许靳川看着许英的脸，只剩下厌烦。

当初他以为许音俏皮可爱，童子心性，现在只觉得她心如蛇蝎。

他蹙着眉:

“我把你当做妹妹，对你百般纵容，没想到你的心肠竟如此歹毒。”

许音目光呆滞，转而又笑的癫狂无比:

“我歹毒？我要是歹毒，那你就比我歹毒十倍百倍！”

“那些药不是你给虞向晚下的吗？她的尸体不是你亲手处理的吗？漂流公司不是你亲自为她联系的吗？”

“现在你凭什么把一切罪责都推到我头上？”

“害虞向晚的人，从头到尾都是你许靳川！现在她死了，你凭什么把所有罪过都推到我头上来？”

许靳川指节捏的卡卡作响，一把掐上许音的脖子:

“你个贱人，给我闭嘴！闭嘴！我只是受你蒙蔽！要不是你，阿晚怎么会死？”

眼见许音挣扎的动作越来越小，许靳川才终于清醒过来，将她推开。

“等生下孩子，你就去自首吧，就当给自己留个体面，否则别怪我亲自动手！”

我站在角落，默默看着这场闹剧。

只觉得可笑至极。

害死我的人不在于许音，而在于许靳川本人。

哪怕没有许音，还有赵音王音李音……

许靳川依旧会背叛我。

许音呛咳许久，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。

她爬过去抱住许靳川的大腿:

“靳川哥哥，我刚刚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求你不要送我去坐牢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从小就喜欢你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”

许靳川将她一脚踹翻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

只留下许音在原地呜咽:

“许靳川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！”

许靳川把自己关在工作室，开始回忆我曾经与他的点点滴滴。

第一天，他发现我没有卖掉我们的定情手串，是许音撒了谎。

第二天，他发现电脑上存了一段监控，是许音自己在比基尼上搓了桃毛。

第三天，他发现我在社交平台上的小号，记录着每一次他和许音缠绵时，我受到冤枉和委屈。

……

得知所有的真相后，许靳川恶狠狠扇了自己几个耳光，直到嘴角见血才停下。

他夜夜失眠，梦魇不断，只有把我的手串贴在心口，才能安稳入睡。

看着许靳川这幅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我只觉得他自作自受。

许靳川越发萎靡，之前签定的那些骨雕被订单一推再推。

直到一天清晨，他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:

“川哥，不好了，你快上网看看吧，有人举报你这些年的获得的奖项，全都是冒名顶替了别人的作品！”

8.

许靳川迅速从床上爬起，打开电脑。

无数段夜半时分，我趴在工作台上，一边呕血一边完成骨骼雕刻的视频被营销号疯传。

而我手上的骨雕作品，赫然就是近些年来许靳川的获奖作。

而后，又有知情的内部人员爆出了漂流公司与许靳川的通话录音。

事件不断发酵，无数网友替我打抱不平。

【等于说这男的就是个靠是吃老婆那些馒头的软饭男呗？】

【啥时候把杀人犯说的这么好听了？这分明就是蓄意杀人！】

【不是，这男的脑子有包吧？漂流公司都说他老婆出事儿了，他还跟个智障诅咒老婆早死。】

【……】

面对网上的质疑。

许靳川发了一条长文向我赎罪。

但为了工作室的发展前途，他对冒名顶替我作品的事却解释成我帮忙修饰润色。

但网友们并不吃这一套：

【这男的不是后悔没了老婆，是后悔他当初没把这些事处理干净，让人把那些破事儿被人捅了出来，丢了摇钱树。要是真那么后悔，就陪他老婆去死啊！】

许靳川苦苦解释，却被怼的更狠。

这段时间，一些客户对许靳川拖延订单的行为本就颇有抱怨。

经过这场风波，工作室的几个赞助商纷纷撤资。

一夜之间，许靳川一无所有，还要赔偿天价违约金。

他不敢出门，因为每天都有狂热的黑粉守在门前，泼红油漆，扔臭鸡蛋。

他每天夜半都抱着我被毒素浸透的尸骨忏悔，可我却再也不会原谅他了。

工作室几乎耗尽了我和许靳川所有的心血。

最初成立那几年，我们几乎每天都泡在工作室。

我不光要对接客户，雕刻作品，还要抽空照顾许靳川的饮食起居。

许靳川肠胃不好，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他食补。

有时客户的加急订单就只能挑灯夜战。

但我和许靳川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，倒也还算轻松。

可许音回国后，许靳川对工作越发不上心，大部分时间都外陪许音胡闹。

我只以为他们兄妹情深，尽量包容。

可最后，许靳川手头上所有的骨雕都只做个雏形，剩下细节的全部交给我来补充。

就连他用来参加各项比赛的作品也都由我代劳。

我不想让工作室的名声受损。

所以哪怕要吞下一把止疼片，我也尽量让所有的作品都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。

却没想到，不过短短几天，许靳川就让我们的数年心血毁于一旦。

为了维持生计，许靳川不得不四处打工。

凭借着之前骨雕国际大师的头衔，倒也不入流的小工作是把他请去当做宣传噱头。

但许靳川已经很久没有独立完成过一个作品，手艺大不如前。

同事毫不避讳的在他身后讥笑：

“还什么国际大师级别的水平呢，做的什么破烂玩意儿？”

“可拉倒吧，之前不是传的沸沸扬扬，他那些大奖全是他老婆替他挣来的，结果他还把他老婆给害死了！”

“是嘛？那他老婆也是倒了血霉，嫁了这么个衰鬼！要是嫁给我，我肯定让她享福~”

眼见他们越说越过分，许靳川再咽不下这口气，一脚踹在对方肚子上：

“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侮辱阿晚？”

对面那两人也不是善茬，当即把他摁在地上狠狠殴打：

“人都死了，你他妈装什么深情男，居然敢打老子？”

许靳川被打进医院，还丢了工作。

出院时，他撞见了陪许音做产检的李诚。

李诚在看守所多次让人给许靳川带话，请他帮忙作证，签谅解书。

许靳川次次拒绝。

可李诚现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
许靳川给律师打去电话，对方却十分惊讶:

“李诚那边收到你出具谅解书之后就被放出来了啊！”

“你妹妹说你太过伤心，不想见任何人，谅解书还是她代为转交的。”

“许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？”

9.

许靳川跌跌撞撞走回家。

才进门，卧室就传出一阵嬉笑：

“讨厌~人家胎相还不稳呢！”

“这可是我的种，怎么会不稳？趁许靳川那个窝囊废还躺在医院，让哥哥好好疼疼你。”

许音却正经起来：

“我们还是先把许靳川解决掉，他居然为了虞向晚那个死贱人要送我去坐牢！虽然它破产了，但我给他买了保险，这几天我会在他的饭菜里加致幻剂，你再安排一场车祸，他不是为了虞向晚要死要活？那就满足他！”

李城隐隐有些担忧：

“当初你让我在虞向晚的橡皮艇上做手脚，再把尸体拖回来给许靳川做骨雕事儿不会露馅儿吧？虽然你模仿他的字迹签了谅解书，但我心这里还是毛毛的。”

“放心吧，等许靳川死了，这件事永远不会有人发现。他当初不是说可以为了我做任何事？那给自己老婆削肉剔骨也是他自己愿意的。”

两人又开始闹：

“你这个小毒妇~”

许靳川目眦欲裂，转身反锁上门，取了麻绳和砍骨刀。

他踹开房门，对着床上一通乱砍。

李诚和许音光着身子抱头鼠窜。

最终，他们俩身中数刀，被许靳川绑在了椅子上。

李诚奄奄一息，哭着求饶:

“许大师，求你饶我一命，我都是被许音那个贱人迷惑！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”

“只要你饶我一命我把我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！”

“许音当年出国搞科研的事是假的，你每个月给她打的钱，都被她用来在多人俱乐部花天酒地。还有，她每天都在给你泡的咖啡里下绝子药和慢性毒药……”

李诚每说一件，许靳川眼中的狠戾就深一分。

许音挣扎着辩解:

“靳川哥哥，你不要相信他啊，他说的都是假的！”

“我从小就喜欢你，怎么会做这些事来害你？”

许靳川把他们扔到了地下室。

漂流公司修复好设备后，发来了我遇难的完整版录像。

许靳川逼着他们反复观看。

海上风雨肆虐，巨浪滔天。

我在灌满海水的橡皮艇中挣扎惨叫。

到断气的前一刻，喊的都是许靳川的名字。

许靳川双目猩红，对着他们日夜折磨。

他一根根拔掉了许音和李诚的指甲，敲碎了他们的骨头。

又把他们的脑袋一次次摁进灌满水的浴缸:

“阿晚承受的痛苦，你们必须要千倍百倍的偿还！”

看着这癫狂的一幕。

我心无波澜，只觉得许靳川丧心病狂。

他不是向我忏悔，也不是为我报仇，他只是为了自己好过。

最后，许靳川居然想要生剖许音的孩子。

许音满脸血水，破口大骂:

“许靳川你个畜生，是我逼你对不起虞向晚的吗？朝秦暮楚的禽兽，见异思迁的贱人！我不过勾勾手指，你就跟狗一样爬了过来。”

“你以为你是在帮虞向晚报仇？你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推卸责任！”

“你要是真心忏悔，那你就去死啊！最该死的那个人分明是你才对！”

许靳川被一番挑衅，终于爆发。

他一阵疯狂嘶吼过后，许音和李诚变成了一堆碎肉。

世界终于安静。

许靳川看着他们的尸体，久久无言。

接着，拨打了110。

他将自己清洗干净后，吞下一整瓶安眠药。

他抱着我的骨架平放在床上，又将一枚钻戒套上我的无名指，温柔摩挲。

而后，平躺在我身边，用匕首刺向自己的心脏。

鲜血在床上蔓延成一朵血花。

但许靳川好像丝毫感受不到疼痛。

他闭上眼睛，在警笛声中呓语:

“阿晚，我来了。”